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目錄

天王書出書居書入魯公書孫書次書居書在 天子不言出辨 天王出入不書諱辭辨 襄王書出貶辭辨 王猛書入公穀說辨 三書公在乾侯左傳說杜注說辨 公在楚胡傳說辨

書出奔總

王子王臣出奔 自周無出辨

王子王臣出奔不書

諸侯出奔 舊史書臣逐君春秋歸過於君辨 襄二十年傳文辨 各條歸罪人君之說辨 鄭伯左氏說辨

諸侯世子出奔 左傳衛事辨

諸侯出奔不書 非其罪不書辨 微之不書辨

魯公出奔書諱

公子大夫出奔 內大夫非其罪不書必有罪而後書辨 書名貶辭辨 公子慶父公羊說辨 宋子哀左氏說辨 齊崔氏左穀說辨 公孫歸父左傳趙匡說辨 宋華元魚石傳事辨 襄衛鱄辨 齊高止左傳說辨 秦鍼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錢唐張應昌學

()天王書出書居書入暨公書孫書次書居書在 天子不言出辨天王出入不三書諱辭辨 襄王書出叛辭辨 王猛書入公穀說辨 書公在乾侯左傳說杜注說辨 公在楚胡傳說辨

王者至尊故不曰奔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 陸淳纂例引啖助

居者有其土地人名之稱也昭公失國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 胡傳昭二十六年

曰居雖非所宜居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 吳澂纂言同上

天子所在稱居王者以天下為家也諸侯于其境內曰居境外曰在諸侯以國為家也 汪克寬纂疏昭三十年引王樵

天王出居于鄭則書復入則不書天王居于狄泉入于成周皆書從舊史文也按左氏天王適鄭使來告難是魯知其事而史載之故書迨諸侯納王而魯會無人帥師往會則是魯但知天子之出而不知其入史無所載也史所不載孔子安得益故入王城不書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雖納王者知躒趙鞅然前此會于黃父叔詣與焉後此城成周仲孫何忌與焉是魯始終皆與其事而載之史者也故居狄泉則書城成周亦書陳遷鶴紀疑

襄王之復左氏紀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經不書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爲襄王未嘗復國王子虎爲之居守此鑿空之論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書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若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況天王乎故狄泉書成周書簡策昭如夫子述而不作也顧炎武日知錄

出居于鄭書出居于皇居于狄泉不書出者在畿內也顧棟高大事表

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辟母弟之難也按傳鄭入滑王爲滑請鄭不聽命王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爲后太叔帶通焉王廢之頹叔懼狄之怨已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於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王雖自出鄭伯莫敢有其土故曰居禮天子適諸侯諸侯避正寢納筦鑰而館於廟禮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此之謂也陸淳微旨趙訪集傳○春秋書王在畿內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於鄭諸侯在境內曰公居于鄆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鑑用春秋書法中宗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項安世家說引程迥○按王伯厚困學紀聞亦引程沙隨說謂沈旣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皆考春秋未熟者也○此著天王啟狄師以召禍失其所居且罪諸侯之不赴其難也夫周公之於羣弟流言不以爲吾弟而不討也子帶以狄兵犯王其罪大矣襄王乃

以先后之故不忍討而往避之非所出而出非所居而居其衰弱甚矣鄭玉闕疑引高閌〇不書天王入何也王室禍亂魯不與聞則史不書王出居鄭告使及魯故書魯不勤王王入不居故不書入方苞直解郝懿行說略參〇王室三大亂有詳有略蓋舊史以魯與其事則詳之不與其事則略之子朝之亂作於叔鞅如京師終於仲孫何忌城成周故本末獨詳而此以奔問官守故詳之舊史錄其出不錄其入春秋即其事其文取義非備記載之書不必具首尾舊史所無不增益也高澍然釋經〇愚按傳載天王出入三事而春秋經有書有不書家則堂謂惠王出入皆不書猶為周諱也至襄王之出不得諱矣猶書出不書入至悼敬之出入記之不遺閔周室傾覆將無以為國不得已而書也定六年敬王再出不書知其無與復之望也陳止齋謂子頹之難惠王未有適

也鄭號圖之執燕仲父殺子頹逾年而復辟故諱之也襄王以
狄伐鄭富辰諫弗聽以狄女為后諱又弗聽子帶以狄師攻王
於是適鄭書曰天王出居于鄭以是為無足諱焉爾悼王敬王
之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亦無足諱焉爾其說皆非也春秋因
舊史者也舊史書不書以魯與周不與聞也以陳介石顧亭林
方望溪高雨農說為是陳顧說見前○又按水經注汝水東南
逕襄城縣故城其城南對汜城周襄王出鄭居汜即此京相璠
曰襄王居之故曰襄城

天王出居于鄭志出入之實耳三傳鑿為異論曰天子無出又
曰王者無外不言出出失天下也夫一視同仁王者之心此所
謂無外也豈謂王者一出而遂有外乎一舉足而出天下遂非
其天下乎書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易曰王用出征聖人書出

居于鄭志天王出而天下無勤王者非謂王不可出而出也曲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蓋漢儒雜取春秋三傳之說非春秋三傳之前先有是言也不可以此反證春秋且春秋書天王在外者三王猛敬王不書出而獨襄王書出者王猛立于皇未得入成周也敬王立于狄泉亦未得入成周也是二王者非出居于外安可言出今襄王實自內出豈可不書出斯二者文各適其事非故書出以外襄王不書出以內王猛敬王也不考其事以察聖人之言而謂聖人書出所以貶襄王噫襄王之出豈得已哉自古有兄弟之難者二舜於象則封之周公於管蔡則誅之周公上無母氏之愛而下有宗社之危故誅之以存宗社舜以頑嚚母之所愛誅之則傷孝心故封之以慰父母今叔帶者惠王陳嬀之所愛也甯避之而出居於鄭文武之神靈未泯天下

必有勤王者此襄王之心也以此貶襄王可乎貶襄王者自三傳天子無出之論始故吾援書易聖人之言而正之趙鵬飛經筌○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直書以示譏耳豈於出字更加貶乎三傳以書出爲貶絕夫天王雖不能以禮制其弟而有何惡遽貶絕乎子朝尹氏奔楚子瑕奔晉不書出惟襄王周公書出若以出爲貶絕之辭則是襄王之惡重於子朝周公楚之罪甚於子瑕尹氏也夫書出者言去其境耳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皆畿內故不言出鄭在畿外故言出耳王皙皇綱論○襄王之於叔帶有孝友之心而未得孝友之術也奔齊十年而必復之於周雖未合於有庳封象之制然其心不可謂非友以狄來攻而不敢忘先后雖未合於東征滅親之義然其心不可謂非孝穎先儒多議之者則以經書出居而三傳亦有天子無出之說也獨

趙氏鵬飛釋出居之義異於衆說其論襄王亦頗平允（葉[illegible]案）○愚按王氏皙說與趙氏同○出之為言所以辨內外也天子以天下為家雖無往而非內然自千里之畿言之則凡至于諸侯之國者皆出也故巡守言出則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征伐言出則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祖禡於所征之地天子何嘗不言出乎（葉夢得春秋攷）○洪以春秋決事歲助對事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謬甚（王應麟困學紀聞）○傳曰天子無出謂天子不宜出出則書之非謂天子不書出出即出之也公羊與曲禮不解春秋謂天子不言出增一言字使與天子書法有未通矣書金縢王出郊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未嘗不言出故冏命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胡氏以為貶而書出非矣（毛奇齡傳）○趙東山謂天王蒙塵不書苟自取則書莊二十年于頹

之亂惠王處於鄭定六年周儋翩之亂敬王處于姑蕕經皆不書以惠王避子頹敬王避儋翩非王自取而襄王召狄伐鄭立狄女為后復王子帶以生亂其失位由自取故書其出此論殊未然據左氏惠王亦未得為無過也以敬王避儋翩為非自取而王猛之居皇敬王之居狄泉豈其自取乎禍由景王安可以其父而咎其子也夫襄王召狄立狄女又不謹於內廷以致亂惡得無罪第不以書出而見其罪耳（顧棟高大事表）書此見諸侯當勤王也至尊蒙塵於外藩翰之臣泄泄自安是春秋所誅絕者爾若夫天子不能守位禍亂由其自取理勢固然然春秋之義專責臣子不以貶絕之文加之君父也況襄王以不忍殺弟甯使諸侯圖之正可謂觀過知仁者又無可以貶絕之義諸家之說皆非聖意（焦袁熹闕如編）

昭二十二年夏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

入于王城

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陳傅良後傳　○書入者不入無以奠王於位也入王城未能正位奠子朝分國而處也家鉉翁詳說　○公羊曰其言入何篡辭也非也下書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篡乎穀梁曰內不受也非也天王入於成周亦弗受乎劉敞權衡　○王城有子朝之黨在曰入難辭也郝懿行說略

昭二十三年秋天王居于狄泉

言未得京師也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陳傅良後傳　○不得居于成周而居狄泉者子朝之黨據成周避子朝而立于狄泉也趙鵬飛經筌

昭二十六年冬天王入于成周

日入難詞也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戍周而還則書入而已（趙汸集傳）○言始得京師也（陳傅良後傳）○晉不早出一師以定難闕塞之役晉頃又不親至而使知躒趙鞅晉固無功也故以天王入于成周為文而知躒趙鞅之克鞏不書既不以歸功于晉而亦隱著劉單之功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五年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梁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內諱奔曰孫次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孫復尊王發微）○次陽州待齊命也次不敢直前之辭陽州齊魯境上邑（熊過明志錄）○公不能安於國其孫也亦公之自孫而已稱公孫諱公亦責公也若季氏之惡固不待貶而

見顧棟高大事表

昭二十六年春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居于鄆者公爲意如所拒不得入於魯也孫復尊王發微 ○昭公雖出奔而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處者存君也黃仲炎通說 ○居於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家鉉翁詳說 ○鄭突取櫟以居衛衎取夷儀以居皆書曰入此言居者內辭也汪克寬纂疏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所以存公也日講解義 ○居其所不言居言居則失所矣且周公封界盡爲賊臣所據雖邉境小邑非假人力亦不能有亦可哀已御纂直解

又　秋公至自會居于鄆

昭二十七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鄟陵之盟逾年不見齊景納公固知其徒約莒邾杞以爲名而實無意於納公也公不得已而如齊請之而卒不如所請還居於鄆而已春秋再書如齊居鄆責齊景者深矣 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如此 孫復尊王發微 ○次者止而有待之意于陽州者不得入於齊也于乾侯不得見於晉也 汪克寬纂疏引胡甯 ○

自公孫後書居于鄆者四在乾侯者五如齊者三如晉者再皆所以存公也又書次于乾侯責晉也齊猶致恤患之文晉則拒而不受矣家鉉翁詳說　○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見拒於晉而徒返也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不得入於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至書復外雖見辱內猶不失其國書次則止於是而已矣次于陽州猶齊魯之竟次于乾侯進退維谷則羇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乾侯是僅存視息而已矣汪克寬纂疏　○昭公失國之後往來居處書之特詳所以繫魯國臣民之望而探誅季氏之無君也胡氏甯以爲全罪昭公者誤矣彙纂采

○傳稱公如乾侯而經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者著公之如晉其本意原欲至晉都而乾侯特其所次止之地耳乃至明年正月而公仍在焉則晉臣黨季氏以沮公其罪不貶自見矣葉酉究遺

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次陽州而書至自齊者齊景禮於公也次乾侯而不書至自晉書至自乾侯者晉頃不禮於公也責晉頃甚于齊景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復如晉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高閌集註○公旣絕望於齊而再如晉晉復不見納而仍次于乾侯於是并絕望於晉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存公故也○公去社稷於今五歲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葢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識諸侯之意具矣胡傳○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旣非

其地不得書居故書所在汪克寬纂疏引陸淳○其言公在乾侯何以存公也曷爲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春秋以爲猶吾君也劉敞傳○季氏蓋以爲無君聖人曰此吾君也有君而在乾侯其誅季氏重矣趙鵬飛經筌○杜氏云釋不朝正於廟非也自公孫于齊之後不朝正已五年何待此時猶書夫魯之諸君不朝正者多矣惟襄公之留於楚昭公之在乾侯特志所在以繫臣民之望也汪克寬纂疏○在鄆曰居在乾侯曰在別內外也居者據而有之之辭在者止焉於是之辭葉夢得攷○昭公之失德久矣豈至是始非之而言其過乎左氏妄矣杜預附會鄆潰不用子家之事益見其妄又左傳讞○歲首三書公在乾侯左氏曰非公且徵過也又曰言不能外內也又曰言不能用其人也蓋不知春

秋存君之義（黄寬 嚴啟隆 王錫爵）○前數年已與書公之居鄆次乾侯矣然猶往來于魯也此專書公在乾侯以見流離失國傷之至也又以示魯君自在斥季之非尊也杜氏沾沾以朝正爲言賈逵更爲季氏以公在告廟之說則全失旨（趙佑襍案）○此聖人特筆注但作釋不朝正于廟非也（齊召南左傳注疏考證）○前此居于鄆歲首不書公在者公在境內也今羇旅他國特書公在所以挈一國之事託首月以繫臣民之望（牛運震傳）

昭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書公在存公所以誅季氏也左氏各爲之說鑿矣（趙鵬飛經筌）○在乾侯同一辭而三爲說左氏之妄益可見（葉夢得左傳讞）○諸儒以每歲書公在乾侯皆聖人存君特筆其義甚正然昭公孫國而

意如不敢立君其書公居公在或是舊史云然如襄公如楚書公在楚聖人仍之而存君之義自見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按此說亦極允愜

襄二十九年春公在楚

公羊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穀梁閔公也○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皆不書所在公在中國猶可在夷狄則甚矣故詳而錄之孫復尊王發微○胡傳云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楚人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内爲强臣所迫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愚謂上書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下書春王正月公在楚不奔天子之喪而奔楚人之喪據事直書而罪見矣故歲首之月公在他國不書而此獨書所以正名分也豈以楚人所制强臣所

迫哉袁仁胡傳考誤○正月之在晉不書獨在楚則書之外楚也此與
公在乾侯之義不同乾侯以失國而書公在此以謹內外之防
而已朱朝瑛畧記○魯周公之後千乘之國明其典禮修其政刑足
以雄長諸姬何畏乎楚即不然睦其鄰封庇於伯主亦足抗捍
外患何至折入異類書曰公如楚如者不當如而如也不得朝
正于廟楚人迫使親襚抑又辱矣書曰公在楚在者不當在而
在者也文定謂畏權臣而不敢歸此則至卞方始聞之方在楚
時未有是此專責魯君而季氏未之及焉陳遷鶴記疑○公如齊晉
歲首闕朝正之禮亦多矣而經不書惟此獨書以是知凡君在
行國之守臣月朔必以公不朝正之故告於廟孔子修經以爲
常事而削之耳日講解義○書公在楚者以示公不宜在楚而在
楚也而上又有天王崩之文有楚子卒之文天王崩則當急奔

天王之喪而何以在楚楚子卒則朝楚之禮可已而何以在楚哉文定兼罪季氏取卞而著人臣不可一日忘君非經義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昭十五年冬公如晉亦歷春而後始歸於正月不書公在晉則此特文也何以特文言失所在也（高端然釋經）○書公在楚傷天下之無伯也（何焯讀書記）○正月在齊在晉不書而在楚書傷公之在外夷也（牛運震傳）

○書出奔總

凡自內曰出（王者內京師諸侯大夫內其國）在外不言出（敬王自劉居狄泉公孫敖在道奔王子瑕子朝皆叛在外而奔也南里在宋城內故華向以叛入言出）國滅不言出（無所出）自其邑奔曰自某出（曹公孫會○趙汸屬辭）

內諱奔謂之孫（莊元年公羊傳）

○王子王臣出奔（自周無出辨）

趙氏屬辭曰王子奔非其罪不書以叛奔而卒討之不書必伕賊而後書桓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主謀者黑肩也天子旣討有罪則克出奔不書僖括欲立王子佞夫括瑕廖奔晉瑕廖益與括同謀者旣書殺佞夫則瑕書奔以伕賊也僖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奔齊其後又以狄師伐周襄王復辟卒討之則其奔齊不書者以能討也子朝之亂敬王反正而不能討其罪則其奔楚亦以伕賊書也觀殺周公與王子克之奔不書則殺佞夫與瑕之奔所以書者可見矣觀王子帶之奔不書則王子朝之奔所以書者可見矣愚按史有書有不書以魯與聞不與聞之故耳趙說未必然也

周衰天子之權不行卿士無服職之心諸侯有容姦之罪見於經者或因罪出或以亂奔隱桓以來周卿士雖以私事外交然未有以亂

出奔者也至襄成之間王子瑕因釁成亂負罪出奔然猶未有篡奪之大惡其所奔之地且未離乎中國也下至昭公尹氏毛召之徒始有篡逆之事及其敗而出奔則又轉入于荆蠻矣豈非衰亂之極哉沈棐比事

襄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左傳見書殺門○括廖不書賤也杜注○書此交譏之也罪瑕之逃王而王不能存之也湛若水正傳○瑕者佞夫黨奔不言出蓋自外也傳言自周無出非也郝懿行說略○杜注不言出周無外郎本左氏○周公之奔書出而王子瑕王子朝及尹氏召伯毛伯之奔不書出者子朝與敬王分國而居三族奉之敗而奔楚不可以言出也子瑕於傳無考而以赦歸父先蔑之奔不書出例推之必在外而奔者也方苞通論

昭二十六年冬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見書王室之亂門○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天子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汪克寬纂疏引王沿發義○宋萬出奔陳宋卒請萬於陳醢之王子朝奔楚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皆不書者蔽罪於所奔之國也亂臣賊子無可逃於天地之閒其誰可受之莫甚于黨惡逆故經於亂賊出奔雖卒殺之不書蔽罪於受之之國也趙汸屬辭○子朝知不容於諸侯以奔楚然亦託於楚之强將以敵晉而謀入也故晉急合諸侯城成周以爲之備張自超宗朱辨義○奔不書出不以王城與朝也高澍然釋經○方說見上

以上王子書奔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王卿士奔復之不書必不反而後書莊十六年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不書宣十六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不書盖以王命復之則奔者之罪與復之之由皆不足辨以王命爲重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而復出以天子之命不能安其大臣於是始書之（趙汸屬辭）○王朝大臣與強族爭政王不能裁則引而退可也今以爭不能勝怒而出王既復之與之盟盟而入入而又奔是其心欲挾覇國以脅天子也（家鉉翁詳說）○王室逋逃之臣諸侯敢受之其罪昭然矣（高閌集注）○以天子三公而私

奔列國書之志周晉也徐學謨春秋億○王臣有罪誅戮放流徙王所命未聞有罪而自奔也王之所棄天下同棄之所至之國有執以歸司寇今王與周公要盟既盟而周公復奔王政不綱周公之伊悖所不待言而晉受逋逃罪亦不可逭矣日講解義○自周無出之說三傳因天王居皇居狄泉及子瑕子朝尹氏召伯毛伯之奔皆不書出而誤也皇與狄泉皆在畿內子朝及尹召毛與敬王分國而居不可以言出也惟子瑕於傳無考然攷大夫自外奔者皆不書出子瑕必此類也若以為譏則周公之失道負反過於尹召毛之屬哉方苞直解○襄王書出居周公書出奔謂自周無出者妄也而子朝與瑕之奔不書出者朝立于王城篡也書出是朝得有其王城矣是奬逆矣瑕事雖無可考以先蔑奔秦歸父奔齊例之知由外奔也高澍然釋經○愚按舊說謂自周

無出以出字爲貶過矣王氏晳趙氏鵬飛駁之是也見前天王出居條下此方高二說亦得之

以上王臣書奔

○王子王臣出奔不書 襄十年傳例不告不書

桓十八年 傳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莊十九年 傳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奉子頹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奔衛

僖十二年 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

定十六年 傳爲毛召之難故王孫奔晉晉人復之

襄十年 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晉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不勝王叔奔晉

○諸侯出奔 舊史書臣逐君春秋歸過於君辨　襄二十年傳文辨　啖氏各條歸罪人君之說辨　劉伯左氏說辨

春秋惟弒君書某弒其君至於君爲其下所出止書出奔而已胡傳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恐無此理

出之爲言不容而見逐之謂也臣子施於君父而史官直書於策則非辭也故但言出奔而已言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強皆可推上下比事而見之者以爲歸罪其君者害教之言也王樵輯傳襄十四年

杜預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以責其君此說悖甚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而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惠士奇春秋說

襄二十年傳衛甯殖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逐其君逐君在襄十四年論者遂謂舊史舊文本書臣出君之名而夫子改爲出奔刪没其臣名以轉見君過謂君不能端本也此說開於杜氏而唐陸淳與胡氏並張大之非春秋誅亂賊之義矣按史書有二一是簡牘今之經文是也一是策今之傳是也蓋簡者牒也牘者方版也策者連合諸侯簡牘而共編之故又名曰冊言合兩爲一也簡

所容祇一行字耳故又作簡省之簡而牘則稍廣於簡可並容數行若策則所容者廣經文書簡如南史書崔杼弑君執簡而往可驗以其祇有目也傳文書策如莊二十六年傳所載虢人侵晉諸事但有傳而並無經稱爲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可驗以傳策雖存而經簡亡也則策書屬傳簡牘屬經明明可據若然則甯殖所云逐君之名藏之諸侯之策者此傳文非經文也傳文在魯史自書逐君而經文在魯史則原書出奔夫子修春秋但修簡目而謂夫子修策書謬矣毛奇齡傳桓十五年○愚按廣雅釋器大竹名策小竹名簡儀禮既夕禮疏編連爲策不編爲簡左氏春秋序孔疏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蓋文多者書於編連大竹文約者書於不編小竹也謹按　四庫提要論毛氏以簡書策書分別經傳爲武斷蓋經文連簡而編者亦謂之策毛說滅拘泥然策長而簡短經疏有明徵傳文則因爲載于連編之策而不書于短約之簡者也則毛氏所解左氏傳名在諸侯之策句亦未嘗不是

愚按杜注謂書諸侯出奔責其不能自固皆以自奔爲文陳止齋後

可謂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蘇氏集解謂言其出不言其出之者君實有國而至於失國自取之也張氏集註謂失位者皆以自出書之罪其道之自失邦之自喪皆不可以訓近儒惠仲儒顧復初亦第論以臣出君之不可訓書以臣出君之非體而猶誤會衛甯殖語謂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君孔子修春秋改爲自奔之文亦誤也惟王方麓謂史官之辭本如是其說最得毛西河以策書簡書辨傳文經文之異更精核

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左宋誘祭仲而執之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突篡位四年而出奔昭公以桓十五年入國其秋突入櫟諸侯會袲會曹以納之弗克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子儀於

陳而立之莊公十四年突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而納焉李廉會通

桓十五年夏鄭伯突出奔蔡

左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告祭仲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君苦權臣之逼與忠義之士謀之亦可憫矣而杜預以爲造賊盜之計是何言也如彼邪說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以責其君不知聖人大書鄭伯突明其爲君也其冬人櫟仍書鄭伯突未嘗不以爲君也焦循春秋補疏○按胡傳本陸氏淳謂以自奔爲文所以警乎人君其失與杜氏同

桓十六年冬衛侯朔出奔齊

左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

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羊以爲朔不能守衛得罪天子而至于出奔穀梁以爲天子召而不往當春秋時天下無王久矣安得有召而不往天子能加諸侯以罪之事乎此當事據左傳孫覺經解○杜注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非也攷朔以桓十三年立至此爲君已四年已君之而逐之猶已君之而弑之春秋於衛剽齊商人皆與以爲君而書齊人衛甯喜弑其君荼君雖由篡弑而得身既事之則弑之即是弑其君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息邪說使亂臣賊子懼也焦循春秋補疏○按陳氏止齋謂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子亦以目致之文書之是故衛人立黔牟而朔出蔡人立東國而朱出鄭人立君而朱儒出書奔而已矣其說未是辨見前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鄭忽莒展輿皆以突去疾入而復出今羈聞赤入而先奔則弱不能立又甚矣汪克寬○羈出赤歸與鄭之忽出突歸同蓋扶戎以篡嫡爾公羊謂羈爲曹大夫三諫不聽事屬無據顧棟高大事表○陳氏說見書歸門赤歸于曹

僖二十八年夏衛侯出奔楚

左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晉雖私許復衛衛侯終懷疑而不敢信故懼晉害己而出奔吳澂纂言

文十二年春郕伯來奔

左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郕邑國人弗徇徇順也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郕邽亦邑○左氏曰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非也魯以

諸侯逆之春秋遂設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則何以稱不登叛人哉意者太子即位之後不能自安遂出奔耳此乃眞郕伯矣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劉敞權衡○諸侯嗣位未踰年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者哉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況未嗣位乎左氏之說非也陸淳辨疑引趙匡○莊八年郕降于齊至是七十二年若初許之平則國固在君屬之以爲附庸則後或能自復其國如許叔入于許則郕亦當復存也葉夢得春秋攷○左傳郕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若然則竊地之臣子而子之以爵君在而世子擅其位而子之以君之尊稱是獎亂也烏在春秋爲正名之書邪以是知此實郕伯來奔非郕太子也牛運震傳

襄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

左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邱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子鮮從公齊人以郲寄衛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林父自衛定公時以罪奔晉挾盟主之令而返其國跋扈之萌已兆衛獻繼世不深思按御之道又從而激之及林父稱兵犯上一朝殺四公子衛獻請盟不從遂委宗社以出其不能君甚矣然春秋非諱過其君略賊氏名而不書也自

林父歸衛至入戚以叛備書不遺皆所以討也若夫師曠所以告晉侯者彼爲其君諷耳安可以此律春秋之法胡氏責君太過非也家鉉翁詳說○杜注孔疏皆以不書逐君之賊而以自奔爲文爲貫其君胡傳因之非經旨也人臣而出其君罪莫大焉乃謂聖人專責其君有是理乎彙纂采○春秋凡逐君皆書出奔不必書見逐而逐在其中是以策書書逐君簡書書出奔此舊時書例固然非夫子有更易也胡氏惑杜氏之說見襄二十年傳有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夫甯殖出其君之語因謂策書書逐君而夫子改之且謂夫子有歸罪於君之意非也子逐父必不問不父之罪君被逐而反治君罪則爲君危矣此策書逐君簡書出奔夫子何曾有改策書之事故曰此書例非文例也毛奇齡傳○逐君之亂臣不幾隱而不著乎本文雖不明言必於上下

文見之逐衛君者孫林父也諸侯會于戚謀定衛也而孫林父在焉衛甯喜弒剽而林父以戚畔其為林父逐君可知矣朱軾春秋鈔○此年衛侯奔剽立二十年甯殖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十五年晉人令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弒剽衎復國二十七年殺喜子鮮奔晉李廉會通○王氏說見前總論

昭元年秋莒展輿出奔吳

左莒展輿立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齊納去疾展輿奔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展輿為弒君者所立與聞弒者也書展輿出奔吳猶朱蔿出奔陳也奔吳罪吳也應撝謙集解

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比相親

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案燕大夫相與比而殺其君之外嬖威脅其君而出之厥罪大矣左氏乃以書出奔爲罪欵胡傳及諸傳皆主其說是何刻以繩君而緩於誅逆乎葉竹齋案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不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立東國○楚虔誘殺蔡般執用蔡有蔡不共戴天之讐也朱乃奔而親之非矣胡銓解○顧氏本呂說以朱爲東國之闕文見闕文門

昭二十三年秋莒子庚輿來奔

左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杜注庚輿著丘公之弟郊公著丘公子十四年奔齊○十四年傳公子鐸殺意恢

逐嗣于郊公迎君之弟庚輿立之不書者蓋古者敵國不赴喪紀莒雖怨而去疾之卒意恢之殺何來告及魯不會葬莒人銜之故郊公之出庚輿之入不告其後庚輿來奔而魯受之嫌怨益深故郊公之入亦不告也胡安國曰庚輿入國不書而出奔則書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夫庚輿以叔弒姪是奪嫡也入國何以不惡之意恢以公子書豈郊公反以君而微之乎 御纂直解 ○郊公出奔不書而庚輿書者以其來奔故 葉酉究遺

昭二十五年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公若郈昭伯怨平子大夫怨平子公若與公爲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

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

蓋謀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梁見前門○曰孫使若自孫位而去也未敢直前故次于竟杜注○次于陽州待齊命也胡傳○昭公失好于晉故不奔晉而奔齊張自超宗朱辨義

哀十年春邾子益來奔

左八年吳爲邾故伐我我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爲政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爲魯所俘而又來奔不知恥甚矣高閌集注○邾子返國未期年而復出奔罪在吳也家鉉翁詳說

○諸侯世子出奔左傳儒事辨

定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

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左氏敘蒯聵欲殺母事余謂蒯聵雖不善詎安有此事哉殺母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殺母為惡愈大反不知羞乎蓋蒯聵闇歉心慙以謂夫人 入人惡其斥已淫而誣之也不當如左氏所記 劉敞權衡 ○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弒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靈公之罪也 張洽集注引劉絢 ○考二劉之言足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譖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 張洽集注 ○此條公穀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極得事情 李廉會通

○諸侯出奔不書 非其罪不書辨 微之不書辨

一隱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莊公奔衛不書

桓十六年許叔入許則前此君奔而國爲鄭所據明矣而不書何也平桓之閒王綱初墜諸侯擅興伐國取邑者有之尙未有迫逐其君强據其國者自入許始而魯實助之故許君之奔與鄭之貪暴其土舊史皆諱不書第書入許以比於入其國而不留者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先儒謂奔非其罪不書非也春秋小國被逼而奔非其罪者多矣豈書奔者盡有罪乎方苞直解

桓十年虢公出奔虞不書　虞公出奔共池不書

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不書

不書不告也杜注○虞虢之滅晉人蓋脩其祀而不以滅告葉夢蔡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子奔楚不書

頓子出奔不書不告也郝敬行說

襄六年冬齊侯滅萊　萊共公浮柔奔棠不書

襄三十一年冬莒人弒其君密州公子去疾奔齊不書

昭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郊公奔齊不書

郊公出奔不書者去疾卒而魯不會葬故郊公出奔庚輿入立皆不以告不告故不書杜注微之非也去疾之入展輿之奔見經屢矣何獨於郊公而微之葉酉究遺

○魯公出奔書唁

昭二十五年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昭公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

夫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
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
外餕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
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
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
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固以請昭
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
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
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
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其
辭足觀矣○穀梁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公在齊
地故不言來陸淳纂例○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孔子曰其

禮與辭足觀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齊侯來唁方伯連帥之職未脩也又豈所以爲禮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也胡傳○唁慰安之詞不能討意如於魯國徒能唁昭公于野井齊侯之惡可見孫復尊王發微○書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家鉉翁詳說○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日于野井者齊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盜爲恭也以齊侯之彊納公易爲力爾今徒唁之以虛辭相恤而已高閌集注○書唁公譏其不能討季氏之罪而但以虛文慰安之耳左氏不達春秋之意而以爲禮豈知言哉程端學三傳辨疑○葉說見季氏專魯門

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

侯○穀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唁公至晉而不見受也杜注○書唁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又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圭於其朝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胡傳○齊侯高張荀躒之唁悉書所以譏齊晉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納公也汪克寬纂疏○唁于野井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高閌集註○書齊侯唁公于野井猶有禮也不罪齊景之不欲納公也書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則罪齊景之不終納公矣兩如齊而齊師不出一如晉而高張來唁公之不見納于晉而實恥公之不見納于晉也宜公之絕望于齊矣張自超宋朱辨義

昭三十一年夏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穀梁同上○晉爲盟主昭公寓於其國而晉侯恬然無納公之意乃使大夫會其叛臣而空言唁公書法所以見晉侯空言無實陰交其臣而陽唁其君也（環實經解）

○公子大夫出奔（內大夫非其罪不書必有罪而後書辨　書名貶辭辨　公子慶父公羊說辨　宋子哀左氏說辨　齊崔氏左穀說辨　公孫歸父左傳趙顧說辨　宋華元魚石傳事辨　褒衛甯辨　—　齊高止左傳說辨　秦鍼公羊說辨　蔡朝吳胡傳說辨　曹公孫會公穀賈孔陸劉說辨）

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杜注恩好不接不告○宣十年）

穀梁傳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襄二十一年）奔者追窘而去逃死四隣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

（杜預釋例）凡言奔而不言出者從外奔也公孫敖如京師奔莒歸父至笙奔齊

是也先蔑奔秦不言出亦此例呂大圭或問

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高閌集注哀十一年

大夫有見幾而作以道去國者矣有義不當去見危授命者矣至於持祿固位厄於利害之私而出奔者皆其不道者也程端學本義僖二十八年

書內大夫出奔六公子慶父公孫敖歸父叔孫僑如臧孫紇公子慭是也慶父弒子般成季奔陳不書外大夫書出奔者三十有五蓋自元晅而後大夫益專其出入必有關乎一國之故也故自僖以前外大夫無以出奔書者政不在大夫也趙汸屬辭○趙氏又云內大夫出奔非其罪不書必有罪而後書據慶父弒子般成季奔陳不書以國難非其罪也外大夫出奔則有罪無罪悉書之愚按春秋內外大夫出奔皆書固不論其有罪無罪季友奔陳之不書張氏自超高氏澂然以爲避諱其義極當見後出奔不書閔元年條下趙說曲生議論從刪

成襄以還晉楚兩大諸侯主於晉者不特其君聽之其臣亦倚之爲重主乎楚者不惟其君恃之其臣亦藉之爲姦故宋衞事晉則大夫

亦出亦奔晉陳蔡從楚則大夫之出亦奔楚各係其國之所畏以書其內也趙鵬飛經筌襄二十四年

自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以前外大夫公子之奔皆不書隱桓莊閔僖五公時近百年外大夫公子豈無奔者而無一見於經蓋大夫未張故其國不告或告而魯史不書也鄭突曹赤書歸而奔不見經則公子之奔不書審矣宋萬奔陳則志失賊而非志大夫公子之奔也方苞直解 ○自曹公孫會而外小國大夫之奔無見經者亦魯史畧之也其奔我則書詳內事也又通論

顧氏論大夫奔例書名辨杜注以名為貶之謬見書殺大夫總論

莊十二年冬宋萬出奔陳

左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

以誓師伐之殺南宫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宫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宫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背萬奔陳者陳黨惡之羿陳深讀春秋編○不書宋人殺萬而止書宋萬奔陳者責陳受賊且取賂也或稍罪宋緩討逸賊則未察當日情事無以服宋臣子之心矣萬勇而多力又執大權弒君殺大臣立子游而遣師圍亳勢强若此蕭叔與五族以誓師伐之搆兵兩月然後殺子游而立桓公豈能禁萬之逸也用賂請於陳而戮之宋可謂有臣子矣何得與陳並譏乎葉棊家○背萬之奔宋猶有臣子也然宋之殺萬止於衛之從殺州吁有間矣不書晷之也書奔不書殺責佚賊而不予宋以討賊也牛運震傳

閔二年秋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穀梁云其曰出絶之也按大夫奔皆言出不可別爲義陸淳辨疑○公子出奔譏失賊也胡傳○公子慶父夫人姜氏同惡之人也夫人孫于邾故慶父奔莒孫復尊王發微○季友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伸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爲之立孟氏豈非邪慝之大失張洽集註○宋萬奔陳慶父奔莒陳莒皆受賂而後歸之不書宋萬慶父之誅以逋逃主罪陳莒也李廉會通○慶父繼弑兩君勢傾魯國而避罪出奔者蓋自知罪大惡極畏魯國之討伯國之誅而不得不奔爾然魯人求共仲於莒既至而縊當書刺慶父以正討

賊之法今但書奔而不志其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汪克寬纂疏○慶父弑二君季友使之自盡而立後君子猶謂罰不蔽辜而公羊以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褒之不亦甚乎俞汝言四傳糾正

僖二十八年夏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見復歸門衛侯鄭復歸○晉既有復衛侯之意奈何於踐土以君臣待叔武當時元咺奉武以行不能勸武辭列致啓羣疑及武受禍又不爲剖白顧乃外奔以訴君悖逆甚矣萬斯大隨筆

文六年冬晉狐射姑出奔狄

三傳俱見書殺大夫門○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高閌集註

文七年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左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

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敗諸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弗聽。穀梁不言出在外也。林父戒先蔑平心之言也故卒不逃其所料先蔑覬領立君之功而不暇擇焉將以求福乃更得禍黃仲炎通說

文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公羊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未復而言復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惟奔莒之爲信。敖廢君命而徒返文公容其復而奔無政刑矣張洽集注

又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見書殺大夫門

文十四年秋宋子哀來奔

左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子哀非字左氏以爲貴之書字夫旣書來奔何可貴之有呂大圭或問○來奔則不安其國可知子哀以懼而奔耳曰貴之非也徐卓經義未許說

宣十年夏齊崔氏出奔衛

左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公卒而逐之奔衛告以族不以名○公穀見譏世卿門○彙纂云三傳胡氏各執一說皆可通余按穀梁之說最謬左氏亦未得蓋稱氏者亦只一人春秋時有此稱號非謂舉族也如隱三年書尹氏卒豈舉族皆死乎詩稱尹氏太師豈舉族皆爲太師乎大抵强家而爲世所指名則稱曰氏如晉韓氏趙氏之類當曰崔宗强高國惡

之故趙告特曰放某氏于衞魯史亦順而書之耳非能舉族盡出之也如使舉族出之則當其入高國仍在何又聽其舉族復入乎約略是崔杼之祖父不必定其爲何人左氏以爲崔杼則杼弑君去此五十一年誠有如趙氏所駁者且既曰崔杼矣弑君之罪何足矜憫而特書崔氏以明其非罪乎左氏泥於稱名不稱名之說故多此謬解顧棟高三傳異同篇○家氏曰繼齊惠之死書崔氏出奔誅高國也君肉未寒而逐君之黨併及其族惠死而齊人棄崔氏宣殁而魯人逐歸父皆志其無君不爲崔氏與歸父書也更得之又○明豐氏云僖二十八年傳有崔夭氏夭篆文相近疑氏爲夭之訛高澍然釋經○愚按顧氏所云稱氏比諸韓氏趙氏以放某氏訃告亦殊爲不辭恐經文有訛誤仍當闕疑

宣十八年冬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旣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隳君臣忘君父也穀傳○黃氏仲炎汪氏克寬引箴尹克黃以律之其說非也克黃使還之時君尚在也君在則殺之者君也安可逃乎歸父則君已薨矣君薨則殺之者刑戮之臣也何必輕身以死乎梁纂案○愚按左氏云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非也程積齋辨之見責大夫還門又按趙子常謂大夫出奔非其罪不書顧復初申其說謂歸父似無罪然不量力而欲張公室與強家爲難卽不得爲無罪若果無罪當如

季友奔陳之例不書矣其說亦誤出奔非罪不書春秋本無是
例季友亦非無罪不書義詳前論及後不書出奔季子條下

成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衛定公惡林父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杜注戚孫氏食邑林父奔後戚隨屬晉○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高閌集註○林父爲良夫之子衛侯惡之不安而奔也良夫會盟侵伐自專其後林父逐君其父子非循法奉公之臣可知據左氏晉反戚是林父以戚奔矣林父實非叛故以戚不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　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見書歸門華元自晉歸于宋○服云魚石卿故書四人非卿故不書孔疏○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同出奔其但書魚

石何衆不可以勝罪罪其甚者魚石以楚師伐宋國入彭城爲宋患是以甚魚石也陳傅良後傳　○五大夫同奔同入但書魚石至華亥向甯華定宋公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出入悉列名氏者盖魚石首惡擧重書之餘不足紀陳氏所謂罪其甚焉是也亥甯定辰佗彄地其罪皆同故備錄之耳汪克寬纂疏　○山棠也擢及故奔君子雖違不適仇國宋爲中國之樞楚所必爭而魚石託焉楚因助魚石而入彭城幾至覆宋則魚石之罪大矣御纂直解

○同奔四人不見經觀出奔例有並列及書暨書及之別是同奔皆書此不書或非卿也高閌然釋經

木訥曰左氏載元之奔也魚石止元于河上而經實書奔晉又載魚石請討山旣討山則魚石何用奔楚考其言無一合於經愚按傳與經異但當信經凡依傳而生說以釋經者不必也黃震

曰鈔○宋討蕩澤魚石等可以不出者也當日先誅澤而止華元止也或華元殺澤後自拘司敗次也何爲出舍睢上及華元再止又逡巡不反以自貽出奔之戚冒亂臣之誅哉（魏禧左傳經世鈔附孔說）

輿說○顧氏從趙子駁左傳說見書自某歸門華元自晉歸于宋

成十六年冬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戰之日（晉楚戰鄢陵）公出於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取貨于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會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

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甯事齊楚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范文子言于欒武子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僑如以為戒）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僑如之惡魯不即誅於不見公之時至再辱國又不能誅而縱之奔魯國無政可知（程端學本義）

成十七年秋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齊慶克通於聲孟子（齊靈公之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

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告夫人曰國子譖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高無咎出奔書殺國佐書以著高國之所以出奔崔慶之所以得國齊光之所以見弒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左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亦逐子蕩○來奔蓋釁與華氏有好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十七年秋宋華臣出奔陳

左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臣閱之弟皋比閱之子弱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合左師向戌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陳乃宋讐逆而適之尤可誅也高閌集註○左師畏華臣之强勸君盖其惡而舍之而諉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細人姑息之論耳異日者瘈狗入而華臣出顧不恥歟王錫爵日錄

襄二十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傳見殺大夫門○履燮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非也胡傳

又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二慶陳卿恐黃偪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司馬閒上公子燮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異姓大夫不得於君有可去之義同姓無可去之道況兄弟乎為人弟而出奔天倫絕矣程端學本義○蔡履陳黃皆奔楚以為苟奔中國但足以容身而已奔楚以愬于楚則變之窮可伸而二慶之專可去故黃卒能殺二慶而復國夫其君臣兄弟之是非一質之於楚而生殺榮辱皆為楚所制亦可慨矣張自超宗朱辨義○二慶愬陳黃於楚陳侯不能為之辨明而使之出奔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庇其弟也黃見惡於楚而反奔楚益方是時諸侯畏楚欲隱身於他國恐楚人以為討故赴楚自理與蔡履同可哀也日講解義○春秋時罪人以族而逋臣多極

之於所往蔡殺以欲從晉見殺而屬奔楚與二慶愬陳黃於楚而黃亦奔楚同盜楚强陳蔡世服焉若奔中國恐楚以爲討中國不能庇而本國戮其宗以說於楚故反奔楚以自解耳方苞直解

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欒桓子黶娶於范宣子生懷子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黶使鞅奔秦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懷子患之祁懼其討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奔遲大之國有作亂之志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高閌集註○君子進不適讐國楚晉之讐也盈之奔楚欲因楚力以復國此無君之罪也季本私考○士鞅之言曰欒黶汰虐已甚而盈又

自言魘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則欒氏之稔有自來矣 汪克寬纂疏 ○傳載欒祁以母譖子致滅其宗恐非人情晉語云平公六年箕遺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問於陽畢畢曰欒書實覆宗弑厲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國安遂逐欒盈觀此則因箕遺諸人以及盈非因盈以及諸人也 朱朝瑛略記

襄二十三年夏邾畀我來奔

書畀我來奔惡內也旣受邾叛邑今又納邾叛人 孫復尊王發微 ○畀我庶其之黨庶其之來魯寵安之宜畀我之繼至也 趙鵬飛經筌 ○是冬臧孫紇奔邾邾亦受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 鄭玉羽疑引高閌

又

冬臧孫紇出奔邾

左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爲立之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莊子疾

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遂立羯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繼室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季宿曰亂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罪宿

之恣雖不度亦甚矣（家鉉翁詳說）○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爲亂而甲從則疑於爲亂衲蔡請復本非要君而據邑則涉於要君兼挾論有餘而守道不足動而見尤乃所自取智士然乎哉（王錫爵日録）

縱阿季氏擅廢立以取亡罪也以防不書者魯不知以是罪縱特以犯門斬關盟之故舊史惟紀其奔而聖人因之（日講解義）○武仲奔邾之後復入據防納龜請後得請奔齊春秋但書奔邾而入防奔齊不復書者叛亂未成也故夫子平日之論以防求後罪其要君而不筆之于經非以恕武仲也可見春秋於奔大夫必有叛亂之跡而後書之以著其惡（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杜注謂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名罪之非也凡大夫奔未有不書名者杜以名字爲襃貶誤

襄二十四年冬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宜咎以慶氏黨逐其人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張洽集註引許翰○陳大夫鍼子八世孫也其後在楚爲箴尹宜咎汪克寬纂疏引王葆

襄二十七年夏衞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衞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乃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託於木門不鄉衞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終身不仕○公羊衞殺其大夫甯喜則衞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晉也衞甯殖與孫林父逐衞侯甯殖將死謂喜曰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使人謂獻公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子鱄曰甯氏將

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何休注昧割也時割雉以為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穀梁專喜之徒也君不直乎喜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於殺大夫甯喜之後見鱄為甯喜出奔亦以罪鱄也衛侯無君兄之道甚不以其罪死使鱄至於出奔其罪昭矣其罪鱄奈何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甯喜不願盟而願得子鮮之一言重其義也欲堅其意豈無君臣之大義可指陳以感動而乃從獻公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云乎此信之不義言必不可復者

也殺甯喜者曰政由甯氏之一言也且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惟義所在未有不至于賊者也重於夫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也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不已甚乎王樵輯傳○先儒深許衛鱄按鱄之出奔以殺甯喜也甯喜之殺以專政也喜之專政以鱄與之約言也則喜之殺豈獨衛侯之過鱄實成之也夫諸侯之有政國之治亂係之宗社之存亡係之生民之休戚係之奈何以大夫而許之專政乎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言信不近義矣吾謂致喜之殺者不在喜專政之日而已在鱄約言之日鱄以為其言之必當踐乎將舉衛國之政聽之生殺予奪惟命雖社稷傾覆而不暇恤乎設生殺予奪惟命以傾覆其社稷較之失約於甯喜之罪孰大而孰小孰輕而孰重乎鱄知衛侯之無信而要之必踐其言而不知斯言之必不可踐也

故曰喜之殺鱄實成之也喜殺而鱄奔固必致之勢矣新安俞氏曰鱄以喜之見殺懼禍將及而出奔耳何合乎春秋之義哉華學泉疑義○鱄稱弟非大夫也信不近義言不可復鱄之約非義矣君兄無絕道至于誓衛不反過矣郝懿行說略○衛獻之復國由於甯喜甯喜之納君由於弒剽甯喜之弒剽由於鱄之約言穀梁氏曰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殺其君是亦弒君者也責之是矣而又以為衛鱄之去合乎春秋則非也蓋鱄之去以殺甯喜而去知信之不可失而不知君之不可弒知納我者不可殺而不知弒君者不可用使衛獻不殺甯喜而鱄顧可與弒君之賊比肩事主哉知大義者苟知不殺甯喜而與之同朝之非義亦可以知既殺甯喜而憤然去國之未為義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按以上諸說是也先儒予鱄者非也

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衛人討甯氏之黨石惡出奔晉○既殺甯喜羣臣必有後言石惡用事之臣宗強黨附尤衛侯所疑以逼而奔耳季本私考○衛衎復國逾年弟奔再逾年卿奔其不見直於國人可知晉方庇林父而仇衎二人皆奔晉亦不免於逢難適仇之罪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齊慶封來奔

左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封子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爲賊辟難皆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國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者告而出者以巳情告而悉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令還求寵於慶氏欲爲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慶舍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

血冬十月慶封田於萊慶嗣封族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弗聽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癸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戮崔杼卿大夫無能為君討賊復讐者而倖臣乃能之卿大夫之恥也家鉉翁詳說○慶為崔黨崔氏亡則慶宗無所恃李本私考○慶封來奔齊來讓而後奔吳則魯已受其奔矣慶封與弒其君來奔而受魯之黨惡不能免春秋之譏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九年秋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放與奔異奔者避罪或避難自出放者有而遠之或有罪或無罪然未有不出於君者今經書奔而傳謂之放是傳誤（葉夢得左傳讞）○許翰云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奔書非也放者論罪之辭必請於君書奔則非放也傳失實信經可也（御纂直解）○實放書奔左氏以爲罪高止杜注云所以示罪其意以出奔甚於放故云示罪不知放者以罪放之奔則不必皆有罪也杜注未是蓋放者上施於下之詞高止爲二公孫迫逐不可謂之放故以出奔書（葉酉究遺）○高止奔燕於前後事無關可以不書而春秋書者著齊舊族之衰而陳氏所以執君得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陳止齋謂苟不足免於罪雖放以

自奔書之亦泥傳說穿鑿與許氏同病

襄三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

左傳見書入門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公羊曰秦無大夫仕諸晉也有千乘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非也如傳所說當書曰秦伯放其弟鍼於晉今經言奔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劉敞權衡）

又　冬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犫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冬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

聞王有疾而還弑之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于郟○靈王弑立比為右尹力不能制而出奔春秋書之為十三年乾谿事起也高閌集註

昭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合比之弟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為右師左師向戌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見矣胡傳○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

人讒慝敗國爲世戒也張洽集註 ○伊戾與柳譖太子與右師
皆坎用牲埋書以售其險謀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
之比伊戾適亦相似而不公不之悟也嗟夫閹宦禍人國家必
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戌亥之事可不戒哉家鉉翁詳說

昭八年夏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傳見殺世子門○留爲昭所立未成君而出奔杜注

昭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左齊惠欒高氏欒高二族皆出惠公皆耆酒信內多怨强於陳鮑氏而惡
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
而如鮑氏則亦授甲矣使人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
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
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

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杜注○欒施與高彊以兵攻君宮欲挾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出奔其罪大矣魯方通聘而受其亡臣非義也高閌集註○高氏以魯受亡為不義然春秋受亡者以為常彼此不必其和惡也惟欲為難於國者則多適仇敵其未有大故而於義可歸者則雖奔他國或仕於其朝或藉以請復皆未有異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二年冬公子慭出奔齊

左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字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即叔仲小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

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自貶黜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杜云書名謀亂故余謂慭忠季氏强公室弱與公謀去季氏此季氏之仇而魯忠臣也豈謀亂者哉苟使慭無罪而奔遂書其字乎劉敞權衡○季氏之臣將去季氏而立慭不克而叛慭遂奔齊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高閌集註○慭亦不量力輕以君國為嘗試者亦不得為無罪顧棟高刑賞表

昭十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惟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

惟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惟信吳故寘諸蔡文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而費無極害其寵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胡傳○胡氏因費無極誘朝吳之語而遂以爲罪吳者過也楊于庭質疑○公羊無出字闕文也何休以不言出爲奪其有國之辭謬甚劉氏辨之

昭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鄸出奔者以別從國都而去衞孫復尊王發微

○其言自鄸何自鄸待放也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劉敞傳）○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猶據防求爲後於魯若公孫歸父之至檉奔齊公孫會之自鄸奔宋賢於臧武仲遠矣（劉敞意林）○會子臧之子鄸子臧之采邑（高閌集註）○會曹大夫出奔傳不詳其故公羊揣爲子臧之後以邑叛爲賢者之後諱不書叛春秋豈有賢其祖而諱其子孫惡者況子臧之節春秋不錄何從爲諱乎（劉敞權衡　余光存疑）○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叛也叛則曷爲不言叛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春秋之法莫重乎君臣之義臣以君之邑叛以先世之賢而諱之則春秋之法廢矣凡據邑入他國謂之叛舍邑而出奔豈得云叛然奔未有言自者此言自何也自國出奔不言自自邑出奔安

得不以自書之戴溪講義○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叛故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此書自鄸出奔而先不書叛則非叛也穀梁曰自夢者專乎夢也蓋鄸乃公孫會繼其父之食邑而得專制之者得罪待放君無赦命是以自其所食之邑而奔他國也汪克寬纂疏○正義云與二十二年華向自宋南里出奔楚其文正同華亥等入南里以叛又從南里出奔則此亦應爾叛不告故不書而胡傳引劉敞說以為待放二說未知孰是葉酉究遺○案公羊以為叛穀梁以為力足以叛而不叛二說正相反愚謂春秋止紀一奔大夫爾其曰自鄸者猶鄭詹自齊逃來爾春秋無叛文使從知其叛更何從知其力足以叛而不叛也陸氏湻以為先據以叛力屈而奔比之魚石自宋南里奔宋辰自

衛來奔亦屬硬坐彼二人叛迹顯有可據此無明文烏得以自之一字偶同遂加以叛逆之罪乎黃氏仲炎云春秋叛則書叛奔則書奔未有奔而可誣爲叛叛而可諱爲奔者會蓋自其國都出止于鄸又自鄸而奔宋故以自鄸書爾此說近之顧棟高三傳異同篇 ○外卿書自某奔者皆先書入于某以叛此獨無之則非據邑也非據邑而書自以別夫從國都奔耳高閌然釋經 ○鄸者會之邑也其言自鄸者別於從國都而去也劉敞以爲待放夫待放三年而後出奔此自臣子之禮經書自鄸者蓋得罪而出由邑而奔爾未見其待放也總之大夫出奔於例皆書傳雖不詳其故經文本自可解不必曲爲之說牛運震傳 ○宋虐曹而會奔宋亦有逃難適仇之罪張自超宗朱辨義 ○愚按書自劉氏以爲待放於私邑夫會之奔非宋辰華向之比以爲待放固亦近於事情然無

事實可考牛氏辨之亦是正義引賈逵說以爲叛而讀顧氏高氏之論則當主不叛之說若公羊謂賢之諱之不書叛前儒辨其謬詳矣

又

冬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左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甯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甯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入子皆公黨辟難出）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甯曰惟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

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華氏族為大司馬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懼殺太子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恥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甯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使少司寇牼以歸牼亥庶兄以三公子歸公○入子奔鄭不書但書三子何罪其甚者也入南里以叛乞師於楚為宋患日久是以甚三子也陳傅良後傳○書三卿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華氏自督以來世為亂族黨與盤錯宋君又以無信多私啟之致三叛同日而作幸而討之克華向俱奔而公又入多僚之譖將加誅於無罪者致諸華內外合勢以叛家鉉翁詳說○陳宋讐也往奔欲依陳為亂也季本私考

昭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去年傳見以邑叛門楚薳越帥師逆華氏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

令之臣爲君憂無甯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故稱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亢高也衷善也）以獎亂人孤之望也惟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救宋而除其患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甯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杜注華貙以下五子不書非卿）○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太子母弟爲質又求助於吳楚人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救之於外楚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今楚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從之則皆罪也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而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得貶絕而亢

不衷奬罪人之惡自見矣胡傳○三叛奔陳又自陳入宋往來三年出入自如無能討之者三叛之罪著矣陳楚納叛之惡明矣而宋公之爲國亦可知也程端學本義○齊慶封衛公孟彄再奔皆不書慶封來奔又奔吳公孟彄奔鄭又奔齊必嘗入叛也而後書晉欒盈鄭良霄猶及殺之矣書奔譏佚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若晉趙鞅甚矣陳傅良後傳○二十一年傳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楚薳越帥師逆華氏二十二年春諸侯之戍請出之以爲楚功宋入從之經以四國之師救宋而懼楚不能一戰乃出叛者以說之其事不足書惟書三子奔楚罪楚爲天下逋逃主也趙汸屬辭○諸侯之師戍宋逾年而不能去宋之患豈諸侯之力不足哉皆諸侯之大夫相與縱弛之也宜乎昭公之遜雖以齊宋晉大國

而不能如大夫之黨季氏何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七年冬邾快來奔

畀我庶其與快三叛俱以魯爲主聚其逋逃書以示譏 穀梁注 ○大夫來奔者邾獨多益邾本魯附庸自受王命叛服不常魯憾之虐邾者屢矣其後邾嘗訴於晉魯益畏晉而不欲顯疾於邾特陰誘其臣而弱之故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魯實利之也 趙鵬飛經筌 ○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意如復納快世濟其惡誘人之臣使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 家鉉翁詳說

定四年冬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左傳見戰書及○楚昭舉國事付之囊瓦黷貨無厭殺人不忌內外離散莫有鬬心成入郢之禍國破君逃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爲偷生之計罪不勝誅矣經師敗書出奔誅大臣敗

國而以身免也家鉉翁評說○楚敗城濮殺得臣敗鄢陵殺公子側其用法嚴也今敗柏舉而法不行於囊瓦楚其衰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子明祁之子圂謂桐門右師即大心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大心子明族父也子明恐其不逆父喪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宋景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大心挾詐以避事不能任國家之難亦不忠也胡廣大全引王氏樵○經書奔與左氏所記事差一年有半恐有誤按經此下書公子地奔陳辰仲佗石彄奔陳明年辰等自陳入蕭以叛大心亦自曹入蕭則大心之奔蓋與辰地一黨童品經傳

辨疑○一年而奔二弟三臣宋之無政可知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宋公子地出奔陳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左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禮從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吾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宋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樂大心以讒逐也公子地母弟辰以嬖臣故翦公族也奔者固有罪宋景亦少恩矣家鉉翁詳說○宋公以私寵向魋之故使母弟國卿羣然奔叛君不君則臣不臣也黃仲炎通說○經書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傳亦止稱公子地母弟

辰未嘗直指地爲景公弟也杜氏因辰有廷吾兄之語遂以地爲景公之弟辰之兄然則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乎疑地非同父之弟也李廉會通○宋公取地之馬與嬖人地怒而奪之君固失道地亦無君地聽辰之言而奔欲公止之也而不止地與辰固爲要君公亦重嬖而輕親矣御纂直解○以地馬與向魋固宋公之過地扶魋而奪之不已甚乎地奔而宋公不止或猶可周旋以冀他日之歸而辰岸然挾佗彄俱去不尤甚乎推其出奔之由數人者已不能無罪況又入蕭以叛邪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十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戌也驕其亡

乎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夏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之而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使戍積而能散不爲怨府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胡傳○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戍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戍之所得爲而非戍之所能爲也欲正其君者先正其身今戍恃富而驕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免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亂所從始家鉉翁詳說○宋奔一母弟一公子三大臣衛奔一世叔一世子三大臣悉書於册即不必考其事之實而懸論其義使奔者皆有罪而縱之奔則兩國爲無政使奔者皆無罪而迫之奔則

兩君爲無道國無政君無道則亂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衛公孟彄出奔鄭

左傳見世子出奔○衛國用事之卿也比年帥師靈公疑其爲蒯聵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高閌集註○世子逐大臣出皆以南子也變於內亂其數世亂也宜哉御纂直解

又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書公弟見宋公失兄之道也書自蕭罪辰據邑以叛也書來奔罪魯納叛臣也胡銓春秋解○仲佗石彄公子地樂大心不書何也奔不同時時不同地皆未可知既不忍告故略而不書郝懿行說略

哀四年春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昭侯之弑辰爲正卿必蹤跡可疑者也故奔吳季本私考○辰非與聞夫弒者也或以書慶父出奔於公薨後爲與聞夫弑例此

不知彼但以書甍不地發疑則繼甍書奔罪人斯得矣此明指爲盜於辰奔何涉據傳蔡侯因如吳見殺而辰復奔吳則非與君異心者其出奔或他故或請討不可知也高澍然釋經

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夏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杜注因施不書非卿○陳乞將立陽生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弑君之謀得肆矣呂本中集解引許翰○高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又不能以死奉荼委君而逃曾荀[illegible][illegible]

不若二人奔而莽不可存矣（張洽集注 家鉉翁詳說）〇世子國之本也大臣國之榦也齊景公廢長立少輕其國本屬諸高國既愚且懦陳乞逐之如振槁葉使景公早定樹子擇任忠賢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雖百陳氏豈能盜其國乎春秋書國高來奔於前陳乞弒君於後其爲輕國本託國非人之戒者至明切矣（王樵輯傳）

哀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

左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爲已大器（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〇書轅頗之奔爲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又　冬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衛太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

宫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鞏外州皆衛邑軒車也以獻於君恥是二者故出○春秋之末何大夫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則相攻相逐也高閌集註

○公子大夫出奔不書鄭段杜解辨　季子陸劉胡趙說辨

宣十年左氏傳例見書大夫出奔總論

春秋爲大夫者乃記其奔亦子糾不爲大夫故不書其奔蓋重非嫡嗣官非大夫皆事例所略故蔡季小白重耳通不書出范甯注莊九年

愚按公子大夫出奔不書者甚多不能枚舉大旨賤者非卿則不書舉其重而餘不足書則不書不告者不書皆例所略也

隱元年夏鄭伯克段于鄢段出奔不書公孫滑奔衛亦不書

按左氏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陸德明音義難乃旦反而杜解

謂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難讀如字且爲貶鄭伯之說諸家

辨之見書克門杜解殊未協也○春秋之初公子出奔不書段

據邑抗君以爲非常而志之其敗而奔則不足志耳方苞直解○不

書出奔舊史所無非削也高閌釋經○公孫滑出奔衛趙汸曰凡

賤者奔史不書大夫非卿名字不登於策朱鶴齡讀左日鈔

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侯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奔陳不書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去年小白出奔莒糾來奔不書

范氏說見前總論

閔元年秋季子來歸前奔陳不書

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避難先奔史記魯世家集解引服虔○友之

兩出奔皆不書固不必書亦不可書也閔之再弒方以書哀姜

孫慶父奔莒其爲賊若并書季友奔則疑於友之與聞故矣張自

趙宗朱辨義 ○高說見書歸 ○季友因君弒國亂出奔其出奔乃君弒之餘事耳書世變之甚者其餘事可以概之所謂春秋舉重也齊弒諸兒糾來奔魯史未有不書者春秋削之即此義蓋聖人作經非爲魯國脩史其事之首尾不必備者以有舊史在也至魯史不傳固聖人不及料也葉酉究遺 ○按陸氏淳謂慶父之難季子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善其歸不譏其去劉原父因之謂書奔者治之不書奔者子之胡文定因之謂賢季子而沒其恥故不書奔趙子常謂非其罪不書皆非也

閔二年冬鄭棄其師　高克奔陳不書

高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以鄭伯克段爲義則太叔不書奔以天王出居爲義則王子帶不書奔陳傅良後傳 ○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準魯史

恒法不過書曰鄭高克出奔陳而已孔子以文公失馭臣之道而重於大夫故特書鄭棄其師而高克之奔不足志矣趙汸屬辭〇高克奔陳不書自僖二十八年以前大夫之奔皆不書也方苞直解

僖五年傳晉重耳奔狄不書

范氏說見前總論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菑奔晉不書

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 莒僕來奔不書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先辛奔齊不書

宣十一年冬楚入陳 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二臣出奔不書國亂不告故葉酉究遺〇按汪氏克寬謂甯行父不書奔書奔則是甯行父請討於楚也未是

成二年 楚屈巫奔晉不書

成十年鄭公子班奔許不書

成十五年曹公子欣時奔宋不書

又　秋宋魚石出奔楚大司寇向爲人少司寇鱗朱太宰向帶少宰魚府同奔不書

襄八年鄭孫擊孫惡出奔衛不書

襄十九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子革子良出奔楚不書

襄二十一年齊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不書

又　晉欒盈之黨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不書

襄二十五年莊公之黨閭邱嬰申鮮虞[illegible]隨公來奔不書

襄二十六年楚伍舉奔晉不書　齊烏餘奔晉不書

襄二十九年秋齊高止出奔北燕高豎奔晉不書

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羽頡出奔晉不書

昭七年鄭罕朔奔晉不書

昭八年 齊子成子工子車來奔不書 杜注非卿

昭十九年夏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止奔晉不書

哀姜慶父弒閔公書曰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罪人斯得矣許悼公飲世子之藥而卒世子奔晉世子止但不嘗藥爾春秋爲後人戒書弒君不言奔可也 陳傅良後傳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不書

又 宋華向之亂 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出奔鄭不書 華登奔吳不書

昭二十七年夏吳弒其君僚書 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不書

哀五年秋齊侯杵臼卒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黚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不書

哀六年 齊邴意茲來奔不書

○內書夫人孫

莊元年春夫人孫于齊

穀梁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內諱奔公夫人皆曰孫孫復尊王發微○魯人以桓公之弒實由夫人衆怒羣詬夫人不安而出奔也吳澂纂言○公羊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念母也蓋見無夫人至文故云爾不知夫人隨喪而歸矣陸淳辨疑引啖助○文姜與弒桓公哀姜與弒三君皆罪大惡極哀姜去而不返齊人討而殺之得討賊之義矣文姜復歸于魯而或會或享如齊如莒屢書之深惡魯之臣子不能仗大義以誅之也汪克寬纂疏○次年有會禚之文則不久而復還於魯不書還蓋夫子削之顧炎武杜解補正

閔二年秋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穀梁同上○按先儒以此稱姜氏爲不貶文姜不稱姜氏爲貶非也辨見闕誤門

失地之君書法變例杞侯衰詞諱詞辨

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葉氏說見書朝門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見齊滅紀門杜注見不書滅門○杜云不見迫逐故不言奔非也若不見迫逐何故去（劉敞權衡）不言出奔非奔也奔者猶有其國家在焉大去其國者身與俱亡之辭也（孫復尊王發微）○大去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酅入齊事之以土地猶不得免焉故舉國以避其難此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為也與書奔者異矣（楊時龜山集）○三年使季以酅入齊迄今乃去蓋須季之安於酅社稷有託而後去也則紀雖亡蓋與亡國異亡國之君必書奔而此不書奔蓋釋然而去實非奔也然則紀侯在所褒歟曰不幸而至此尚何以言功區區之謀僅足以贖覆宗滅嗣之罪其

何褒然聖人必異其文者所以傷紀侯爲國之難僅能存祀疾齊陵暴之惡而重誅其心也趙鵬飛經筌○孟子對滕文公之問其意以爲民與吾共守則吾可守民不與吾共守而吾强守焉則是以所養人者害人故以太王去邠之事言之以爲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如是則諸侯有去其國之道矣其後復言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其意以爲民雖去吾不可以不守雖死焉而不避也是二者孟子之所不能決也以禮攷之國君死社稷此道之常而不可易也乃王政不行於天下强陵弱衆暴寡徒竊其民則不可身死國滅而喪其宗廟亦不可孰若爲太王之爲以待其後世之子孫乎故曰苟爲善後世必有王者焉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此春秋所以與紀侯大去其國者歟葉夢得春秋攷○季以酅奉紀祀故侯雖失紀而不謂之亡紀

雖無國而不謂之滅酅雖入齊而不謂之遷齊雖得紀而不謂之取紀雖屬齊而不謂之降也紀侯委國而去紀季以地附仇雖非正道然與其死社稷孰若保之爲貴與其覆宗祀孰若存之爲貴事不得已歸於忠恕可也張大亨通訓○太王遷邠不以養人者害人權也鑿池築城與民死守弗去經也紀無太王轉敗爲功以屈爲伸之勢又不能守土誓死拱手避敵其事固無足取特其不能下齊之志則殊有可悲者焉聖人以其不爭而去爲無罪故不以失國之君待之蓋寓與滅繼絕之義於言外也日講解義○凡書奔者倉卒出亡也紀侯委國於季而去之故不言奔不書所適不告也紀侯大去未知其國之誰屬也下書齊侯葬紀伯姬則知爲齊所并矣若書齊滅齊取則似以攻戰得之非當日之情實也郱鄑郚既遷酅繼入紀侯大去於是齊人

安坐而撫有之故書法如此方苞直解○春秋諸侯失國或言滅或言亡或言執或言奔未有言去者特言去其國惟紀侯一人而已國滅君死之正也去之非正也然失國未有若紀侯去之之善者也紀侯非輕於去國蓋嘗百計以圖存矣自桓五年至莊四年歷十七年而後去國非不能下之也與其下之而臣於齊不若去之而爲寓公於他國非不能死之也與其死之而爭鬬其民不若去之以安民君子憫其亡悲其去故書之特詳惠士奇春秋說○不書滅者齊師未至而紀侯先去也不書奔者已不自有其國不得謂之出此而奔彼也不書紀亡者不因其亡之實而沒其去之實也故以不書滅爲齊諱者非也以不書奔爲不加紀侯之罪者非也不書亡爲紀侯無亡之道者非也春秋紀其實耳齊以强暴逼一諸侯委國而去卽不書滅而齊固不能

無罪也不自強於前不效死於後齊師未至脫屣棄國卽不書奔書亡而紀侯亦不能無罪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或疑聖人許之而張其詞愚竊以大去者是傷憫之辭非張大紀侯也紀之圖全宗社至今不得已而去之無所失道此與太王去邠何異大去者蓋一往不返之辭其傷之也至矣顧棟高大事表 ○不書出奔而書大去憫之也公羊以爲爲襄公諱謂襄之九世祖哀公被紀侯譖烹乎周襄能復讎故爲之諱至漢武帝欲困胡下詔引春秋復讎之義至兵連不解禍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流毒至此又五禮源流口號注 ○去而不反曰大去猶之歸而不復曰大歸言去之至也鄭文蘭辨義

○已滅復書示存亡繼絕之說辨書遂事穀梁汪氏說辨 書紀事陳說辨 書陳事公穀說辨

莊十三年夏齊人滅遂　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穀梁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穀梁謂無遂而存遂乃春秋存亡繼絕之意亦猶紀已滅而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滅而書葬陳哀公書陳災存陳也汪克寬纂疏　○穀梁曰存遂非也齊人實死於遂自當記其死所遂國雖滅遂地猶存理合必書豈強存遂乎劉敞權衡　○汪氏從穀梁以爲存遂者非經意蓋春秋滅國多矣使非因事而書如殲戍陳災之類春秋能一一搜其事以存之哉此獨以著齊滅人國之不義耳張自超宗朱辨義　○遂滅至此五年而復見經蓋春秋憫其遺臣舊族猶能爲國報仇雖無救於遂之亡而遂猶有人如未滅者然故重其事以存其志耳趙佑雜案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十二年春紀叔姬歸于酅　二十九年冬紀叔姬卒　三十年秋葬紀叔姬

義同上下條○按陳止齋曰書紀叔姬存紀也國滅復見書辭故紀亡書紀叔姬陳亡書陳災恐經旨未必然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葬陳哀公　九年夏陳災

滅國不葬今書葬者以楚無道滅人閔陳之滅故書葬以存之楊士勛疏○公羊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胡傳見書外災門○公穀二傳以爲存陳非也災作於陳地不書陳災當稱楚災乎若謂國亡其災當削而不志而不削爲存亡尤非義所安方苞直解○滅而旋復與諸滅異故一例書災觀下書陳侯吳歸于陳一似君留於楚而國未嘗滅者不以亡國視陳明矣以爲志災存陳設陳無災何以存也高澍然釋經

○滅國復見於經不著其所以復

宣十二年楚子滅蕭　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等入于蕭以叛

襄六年莒人滅鄫　昭四年取鄫

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哀元年許男圍蔡十三年許男成卒

滅而復見者經皆不載其所以復蓋不告也蕭本宋邑蕭叔大心以平宋亂功得封為附庸事在莊十二年至宣之十二年書楚子滅蕭然定之十一年復書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蕭仍為宋邑蓋楚去蕭遠不能有其地雖滅之復以其地歸宋而宋以為邑也襄六年書莒人滅鄫而昭四年書取鄫蓋莒屬鄫以為附庸為魯所取爾凡取邑必繫國取而不繫國者皆附庸也定六年鄭游速滅許哀十三年許男成復見卒蓋後亦再封之或不告或史失書也葉夢得春秋攷○許本周舊封不得以專封罪楚且許滅於鄭非黜於周其爵所自有并不得言封也高[illegible]經哀元年

○外大夫以邑叛　來奔不書叛爲內諱辨　公穀以地正國說辨　書三叛重地辨　三叛書名傳說辨　三叛李說辨

以奔以叛以者不以者也　穀梁傳例

據士背君曰叛　陸淳纂例引趙匡

以邑出書叛適晉言來奔內外之辭　杜注襄二十一年　○愚按啖子謂以邑來奔不書叛爲內諱受叛臣也非也此未思內外異辭之史例耳

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主之實皆書曰叛　襄二十六年孔疏引杜預釋例

諸侯之地皆天子所封爲天子守之也諸侯之臣皆王之臣故曰天子之陪臣也周衰諸侯之地有侵軼者必志而罪之臣有奔叛者必錄而貶之　汪克寬纂疏襄二十一年引杜諤

凡叛賤者不書必卿佐而後書　陳傳良後傳據傳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亦之類　○愚按此亦不告不書之例耳

書以邑奔叛自襄始大夫盛強故也　呂本中集解襄二十一年引許翰

經書叛五叛人十一衛孫林父宋華亥向甯華定宋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也陳氏曰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此二十六年李廉會通襄

地者君之邑也臣之祿也專祿以周旋據邑以犯上天下之惡莫大焉公穀二傳創爲以地正國之說于是後世跋扈之臣假託春秋與兵犯順欲除君側之惡人實公穀二傳作之俑也惠士奇春秋說

公羊曰國曰潰邑曰叛夫潰者民散而去叛者舉城而屬他人彊大夫爲之也傳言慶氏以陳叛何必於邑哉馬驌左傳辨例

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

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穀梁以者不以者也范注人臣無事祿以叛君之道（汲後書以叛者穀梁傳皆同）○人臣之奔必適讐國欒盈之奔也必楚秦鍼之奔也必晉而庶其之奔也必魯豈非以南鄙之怨歟魯之於邾也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納其叛人甚矣（呂大圭或問）○魯受三叛臣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實爲賊淵者惟季氏（黃震日鈔）○三傳皆以三叛人不當書于春秋其得書者重地故也非也春秋之法明大分正大義也人臣以地叛大惡也招納叛亡貪其土地大分失大義亡矣安得不悉書之豈爲重地而書歟（戴溪講義）○左氏以三叛人書名齊豹不書名爲使欲蓋而名章求名而不得非也夫豹以正卿而殺其君之兄是何足以爲名邾莒三人之奔亦何以知

其欲蓋其惡歟且莒有殺君之兄而人不知竊邑以叛君而可以隱者也左氏不知小國有得名之大夫如莒有慶有拏邾有畀我有快皆非以地叛者何爲而亦名也夫名不名春秋固有常法大夫而以其邑叛此與衛孫林父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何以異其惡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春秋未嘗加之辭何於庶其三人而獨異哉 葉夢得傳 ○左氏謂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以地來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故春秋皆名之以章其惡夫庶其牟夷黑肱竊邑叛君爲盜賊穿窬之事彼何暇以書名史冊爲愧哉春秋所以書者正以見魯之罪焉耳當叛人竊邑奔魯使天下諸侯皆莫之容則盜賊穿窬之事當不禁而自絕今乃利其賂邑而招聚之則世之叛竊者復何所憚哉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是以聖人惡而書之非徒以責叛人也 黃仲炎通說 ○魯納二叛

臣恰値君皆不在國季氏廉遂以爲春秋不書莒僕之納寶玉而書三叛之以地來不書者爲公諱其書者以罪季氏也然而聖人未必有此意也寶玉非盜邑之比原不足書而左氏以爲行父使司寇出僕於境則魯未嘗受僕之奔其事亦不應書也三叛之納其書以罪季氏何疑如公在國而有以地來者春秋其將不書邪必不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啖氏曰不書叛爲內諱非也叛者從其國言之如衛孫林父宋華亥宋弟辰晉趙鞅等是也書來奔者辭繫於魯而不繫於邾何由書叛顧奎光隨筆

襄二十六年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著其據土背君之罪胡傳○獻公之奔齊也林父逐之今甯喜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叛孫復尊王發微○叛甚於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於己則奔

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高閌集註）○魚石入彭城欒盈入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林父而後可以書叛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畔始於此（陳傅良後傳）○林父逐其君君入又據邑以叛其罪豈止如傳所云專祿周旋已乎（王錫爵日錄）○書孫林父入于戚而曰以叛則罪林父過欒盈矣謂盈仇范中行氏而林父與君敵也（李光地榕村語錄）○張說見比事門成七年林父奔晉不書以戚張氏說見出奔門

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卿會虢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防茲惡季氏之專也（張洽集註引許翰）○魯納三叛諸儒以為乘魯君之出招納叛人叛邑以為已有然以季孫宿之專公即在國亦不能止其

不納也觀於此則行父之逐莒僕爲賢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多僚與貙相惡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華亥等去年冬出奔陳）公召司馬之侍人宜僚使告司馬（司馬華費遂）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張匄尤之（匄華貙臣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華貙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五月子皮將見司馬而行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華向入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費遂子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齊師宋師敗吳師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

出出奔厨人濮曰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使華登如楚乞師二十年傳華亥等出奔陳傳見大夫出奔門○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爲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於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南里則宋國城內

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胡傳○書叛誅姦之極與華向首禍於國討而奔奔而復乃挾吳楚將覆宗國叛狀既著始書叛家鉉翁詳說○書自陳以著陳人助逆奉叛之罪南里繫之宋以著入于國都以叛非外邑之比洪咨夔春秋說○三卿雖以大罪出奔然華氏蟠據要職者皆在費遂爲大司馬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皆華氏之內應也華向之奔也上無討賊之師下有援賊之黨欲使奔者不復爲亂難矣此三卿所以關於腹心之地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前此華向奔陳亂已結局而多僚譖兄發難費遂曲從君命前既逐登後將逐貙臣道無虧也貙欲安其父甯亡以遜子道無虧也亂何從生乃張匄一怒而貙爲陪臣所劫與之

誅僕振司馬所統之卒以叛自華向貙臼合而華氏遂不可制姜炳璋讀左補義○文定以林父入戚不言衛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不言晉辰入蕭不言宋一例比論此亦有不同者林父趙鞅荀寅士吉射皆自內入其私邑本不當言衛戚晉晉陽晉朝歌也惟辰自陳入蕭不言宋可比事以觀耳張自超宗朱辨義○入戚入蕭入朝歌入晉陽皆邑也故不繫國南里城內里名依杜氏預說非邑也故繫國蕭不繫疑于據邑而華向逼君都城之罪不著不書南里疑得全宋而宋分國以守之勢見左傳亦不著梁盈矢及君堅故直書入于晉故既目國而復以里別嫌辭之辨也高澍然釋經○穀梁云南里宋之南鄙非也凡書叛不言四鄙必書其邑此不言邑而繫之宋則爲宋城內之里名無疑汪克寬纂疏

昭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

穀梁來奔內不言叛也○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張洽集註引許翰○書黑肱以濫來奔則黑肱叛君之賊季氏納叛之罪皆可見矣湛若水正傳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十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左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故不書叛而書入于蕭入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曹之罪亦著胡傳○宋南里繫宋而蕭不繫宋其文與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等同戚晉陽朝歌皆孫趙荀范私邑則蕭亦辰私邑蓋楚滅蕭後宋復有之而以爲辰采邑故後又書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與昭二十年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文同林注以鄸郎會采邑是也趙佑雜案○大心託疾辭使遣讒被逐其出奔非得已也亦入辰黨以叛何邪然則亦非抱貞守義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參看書暨及門諸說

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晉趙鞅謂邯鄲午曰邯鄲大夫名午鞅之同族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晉陽晉陽鞅之邑將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其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侵齊則晉當來報欲囚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鞅不察其謀請午不用命囚之遂殺午趙稷午子涉賓午家臣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趙氏氏告趙孟

曰先備諸趙子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待其先發而後應之秋

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是篡弒之階堅冰之戒也故書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胡傳○寅吉射伐趙氏鞅奔晉陽韓魏伐范中行氏寅吉射奔朝歌鞅非始禍而以叛書者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陳傅良後傳○據土背君曰叛鞅殺邯鄲午范中行氏以姻親之故攻鞅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直名曰叛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興兵之罪高閌集註○按邯鄲午無罪而鞅專殺不忌其心已無君矣苟范不請於君而擅伐之信有罪也鞅不愬於君而遽與晉陽之甲抗晉人之圍非叛而何是時强臣皆强其私邑

以耦國無事則專土以自豐有事則據邑以背叛鞅之欲歸衛貢五百家於晉陽也封殖私邑之計也邯鄲午慮絕衛親奉命不速而遂殺之荀范始疑鞅不聽君大夫平其曲直而遽擁據私邑罪豈容誅哉王樵輯傳○公羊以淸君側之惡曲庇趙鞅一言流毒萬世叛逆之情無所不至而猶有所顧忌者以犯天下之大惡人無與助天下萬世且操公論以推其後也此言出而亂臣賊子公然正告於天下曰吾效忠社稷而奠生民遺禍豈有窮哉寅吉射在君側鞅亦在君側互相嚙以自强爲吞晉計耳春秋等三卿而書曰叛大義昭矣王介之四傳質○鞅始欲奪邯鄲之民以自封殖終則據君之邑與同列相攻使得逃於王法則亂賊無所懼矣日講解義○據傳則趙鞅以避難奔晉陽而經直書叛何也夫晉陽者晉之邑也鞅據爲巳邑而欲遷民以實之旣

又況若敵國而直據以抗本國之師則是晉陽非晉有也晉陽非晉有叛也趙氏自此欲分晉矣毛奇齡傳○趙氏與荀氏范氏相搆而皆書叛何也有無君之心而後動干戈於邦域也方苞直解○參看下條王氏家氏說○胡傳洪氏說見晉卿專國門

又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魏曼多亦與范昭子士吉射相惡故五子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入

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憤專殺寅吉射興兵首禍均爲無君故三臣之奔俱以叛書胡傳大全引王樵 ○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爲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爲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國之亂臣者皆有欲爲亂之心也夫豈一朝夕之故哉鞅之專殺寅吉射之興兵其罪不同所以不忌其君則同也家鉉翁詳說 ○荀寅士吉射敢于伐君罪浮於鞅矣春秋未見末減趙鞅而加重荀士者其無忌於君一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外大夫不書叛

莊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春秋之法以已之邑入于他國者曰叛鄭紀邑紀季以之入齊而不書叛者紀侯不能自下于齊閔其民之無辜而念宗社之不祀使其弟以邑入齊請事焉求以生其民人存其宗祀故變文曰入見季受兄命能存其祀也孔穎達疏孫覺經解○葉氏說見書入門

成十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胡氏蘇氏說見復入門總論陳止齋說見以邑叛門襄二十六年直解說見不書納門○不稱叛不止於叛也王樵輯傳凡例○不書叛何也叛者自叛其君也魚石導楚鄭以伐故國據巖邑以逼舊君主楚而敵宋非但如他大夫之自叛其君而已故書法異張自超宗朱辨義○按趙氏汸謂大國納之故不書叛未是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鄭良霄自許入于鄭宋華亥向甯

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五人皆得罪於國而出奔者也及其入也華亥向甯華定書以叛而二人不書叛至其死也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與殺君討賊之辭一施之何也叛之爲言自絶於其國而附於人者也至反而爲亂則叛不足言也華亥向甯華定之入從曰任鄭翩之謀將以外求於人而已華亥始奔向甯欲殺太子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則二人之志可見矣而欒盈之入也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而乘公門欒樂死欒魴傷而後始遁良霄之入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乃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代舊北門攘國兵而向君所使幸而皆勝則將何爲乎其異於衞州吁齊無知者無幾矣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春秋之法也此其所以不嫌與弑者同辭葉夢得春秋攷○不言叛非直叛也

劫家以敵君直亂而已矣 日講解義

襄三十年秋鄭良霄自許入于鄭

不書叛者良霄乃一狂惑嗜酒之人其冒冒旋出旋入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不可以叛言也 葉酉究遺 ○胡傳云良霄不書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如其說則春秋書叛者其罪輕不書叛者其罪重顛倒甚矣且駟良交爭而謂其有滅國之志不亦誣乎又云不言復入位未絕也亦非大夫出奔位已絕矣良霄之罪輕於欒盈其力亦弱於欒盈故不言復入 惠士奇春秋說 ○按趙氏汸謂志復私讎雖入國都不言叛未是 又按論良霄葉說爲正見上

定十一年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見前以邑叛○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 杜注 ○四叛在蕭大心入焉是亦叛矣不書叛者蓋辰叛首也二卿與地皆同謀

也欒大心非同謀閒叛而附叛耳附叛與叛微有間矣春秋書法各如其罪纖悉不爽彼以深刻釋經者謬矣御纂直解○日入蕭則知其從叛與以叛自別故不書叛高閌釋經然○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也不書叛叛非大心之始謀也牛運震傳

○內叛不書惡季氏張公室特削叛字辨　分器重於地不書陽虎以邑叛辨　獲麟後書叛趙說辨

內不言叛言圍皆叛也陳傅良後傳成三年

趙氏鵬飛曰獲麟後書成叛而以前無書內邑叛者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定十年侯犯以郈叛論語公山弗擾以費叛皆不書者家臣叛其大夫非叛君也愚按當是魯史例書內叛孔子春秋以家臣叛不合書而改之是以絕筆之後魯史仍以書叛見也疑趙說未必然

成三年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陳說見上

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人之名何也家臣賤微名不合登於史冊也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陸淳微旨○費叛而後圍之而不書叛何也是時尺地一民皆非公室所有南蒯侯犯陽虎叛季孫叔孫非叛公也三桓竊國君家臣以叛書則本末名實紊矣故例而不書謂書圍則叛可知義猶未盡也方苞直解參○徐仲山日記曰春秋國書也家臣叛家不叛國書叛則疑於國矣又公史也私人叛私不叛公書叛則疑於公矣故南蒯以費叛陽虎以讙陽關叛經皆不書而第書圍費則費何以圍第書盜竊則盜何以竊於是觀策書而其情見焉若謂夫子惡季氏特削叛字以爲張公室之勸則大不然夫子於論語曰公山弗擾以

費叛而於春秋則從例以書凡史各有體如此毛奇齡傳

定九年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以邑叛不書而書竊寶玉大弓蘇氏以爲分器重於地然而先王賜備先公受之以世其子孫尺寸不可以不守分地分器顧有輕重哉其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與侯犯以郈南蒯以費叛皆以墮不書然書竊寶玉大弓而竊邑奔可以不書猶之書公子慭奔齊而南蒯之以費叛可以不書而書圍郈而侯犯之以郈叛可以不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蘇氏轍謂陽虎所竊侯犯之叛皆以墮不書而竊寶玉大弓書以分器重於地非也中軍既毀尺地寸土皆歸三家若以叛書是爲三家討賊也而舍叛又無以屬辭故書圍以著陪臣據邑之實而不書叛以寓三家竊國之誅若寶玉大弓則竊之公官不可以不志也方苞直解

定十年夏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侯犯不書叛義見上○此家臣以邑叛而不書者義不在於家臣之叛而在於大夫致家臣之叛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僭諸侯是諸侯致大夫之僭也大夫叛諸侯則家臣叛大夫是大夫致家臣之叛也家臣而叛大夫則極矣此所以不書家臣之叛而書大夫之圍其私邑也此春秋所以爲謹嚴也程端學本義

補　以邑叛論

夫子於庶其牟夷黑肱責之薄而於魯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行安足重辱君子之譏哉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傷之故三叛直書無諱蓋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名賢歷代確論東坡

洋稅局辭辦例編卷三十終